



愿心灵

似雪一般

纯净

——韩慧小说散文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愿心灵
似雪一般纯净

—韩慧小说散文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愿心灵似雪一般纯净: 韩慧小说散文选 / 韩慧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5

ISBN 7-5059-5270-6

I. 愿… II. 韩…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746 号

书 名	愿心灵似雪一般纯净——韩慧小说散文选
作 者	韩 慧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王建党
责任印制	李寒江 王其芳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270-6
定 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自序

从我做文学梦开始至今，断断续续一晃已经二十几年了。和我同代人在文坛上红得发紫、著作等身的作家，如 A、B、C 这些文坛上的大腕们，已经在文坛上最高处的“旋转餐厅”，一边看风景一边俯瞰着芸芸众生的时候；而我，仍像一个在荒郊野岭挎着一个破篮子捡拾羊粪蛋的小孩，望着捡来的半篮子羊粪蛋而自得其乐。试想，思想和生活的差距是何等的遥远。所以，从来没想到要将自己写的东西汇成一个集子出版。那是需要胆量的。

然而，生活中的一次偶然，使我产生了想法。

那是一次出差，我在宾馆的大厅里买了一本畅销小说，一个被称为“美女作家”写的一本分外畅销的小说。我是怀着十分景仰的心情读这本小说的。我读得如饥似渴，甚至有点废寝忘食。可当我读完的时候，我平静了，这就是著名作家写的小说？为什么就这么畅销？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傻，起码说明提出问题的人脑子有病。

其实，我知道我在骂我自己。

我终于下定决心，像喝醉酒过后冒出的念头一样，出一本书。像那样的书岂不是太容易写了吗？最终我没有写出来，我明白那也是需要“胆量”和“才华”的。（你想，读者掏钱买你的书看，看完了，骂一句：日你祖宗，什么鸟书。你说不需要胆量吗？）

回到家，翻箱倒柜，把以前所写的东西全都找出来，算一算，行，能凑一本。可看的时候，又泄气了，有时候看得分外脸红。想想，还是算了吧，但又一转念，不是自费出书吗？我坦然了，反正是没人买的，权当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罢了。

.....

前面的话太过于随意，我必须在结尾的时候说几句正经的：我记得有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写作是一种自我救赎。”这话我赞同。不过，这样说又有自我抬高的嫌疑。

对了，应该这样说：文学对于我来说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是我的“情人”，又是我的“仇人”。因为它“耗费”掉了我的青春，就像一个在法庭上离婚的怨妇对着法官声嘶力竭地喊：我的青春被他糟蹋了，赔我青春损失费……

.....

我庆幸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而又辉煌得令人心荡神驰的时代。这个耀眼而炫目的时代不光到处遍布着机遇，还充满着无限的甚至是可怕的诱惑，唯独缺少的是灵魂。而在纯正的文学中，我可以寻找到我自己卑微的灵魂，并把它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是我热爱文学的原因。如果文学再背叛了人们（也包括我），那么，这个美丽而又充满魅力的世界令人留恋的东西是否太单调了？

二〇〇五年二月于“一笑屋”

目 录

小 说

长兄如父	(3)
敌人	(43)
金色的阳光	(117)
五五七局	(131)
红葡萄酒	(139)
故乡的往事	(173)
姑姥姥	(179)
高速路上的鸽子	(182)
骚动的灵魂	(185)

散 文

雨夜	(211)
风中的蜘蛛	(213)
小城印象	(215)
烟蒙雨雾话漓江	(217)
师傅	(220)
“手纸”的记忆	(225)
我的两个面孔	(228)

孤独是美好的	(231)
愿心灵似雪一般纯净	(234)
擦鞋人给我的启示	(237)
童年的记忆(一)	(240)
读《抓痒》有感	(246)
空房子	(251)
假就是真	(253)
爱情 谎言 激情	(255)
梦想	(257)
对书的恐惧	(259)
将灵魂寄存	(261)

小 说

长兄如父



赵国栋刚把李市长招呼在省领导的车上,手机就震动开了。他翻开盖看了看,一溜熟悉的电话号码窜入眼帘,心里掠过一阵喜悦。但他没有马上接,等他一溜小跑,上到李市长的车后,才从容地按下了手机的接听键。

“干吗呀,不接电话?”话筒里清晰地传来一个少女柔美的声音,赵国栋下意识地将话机往耳边靠了靠,看了看司机小李,小李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路面,紧紧跟着前面的车队,车速飞快。

“在车上呢,有事你讲吧。”国栋平静的脸上带着微笑。

“没事……想你!”

一种特殊的、带有磁性的声音,使赵国栋立刻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吧,中午如果没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赵国栋挂了电话。看着车窗外一棵棵急速向后退去的白杨树,看着田野里翻滚着的碧绿的麦浪,心情大为愉悦。伸手拧开了音响开关,一曲旋律激昂、音调气贯长虹、声势夺人的《广陵散》回响在车内。听了一会儿听不出什么门道,便随手又关了音响。边关边问:“没有歌带?”

“没有,李市长不喜欢听歌曲,就喜欢听古筝。”李市长的司

机小李说话从不拖泥带水。

在办公厅这么长时间竟没有发现李市长有这爱好,只知道李市长喜欢老庄。赵国栋心里想,以后有机会一定买些古筝曲。他对古筝太生疏了,以后得多听一听,万一和李市长单独在一块总得有点谈资。市委的赵书记年龄快到了,李市长现在风头正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任书记应该没问题,所以得和李市长搞好关系,争取在李市长这一任,再上个台阶。一想到仕途,赵国栋心情就有些黯淡,再有几年就进入不惑之年了,才熬到秘书长的位置。他娘的,要不是秘书长出车祸,还不一定要熬多长时间呢。再不往上走,这辈子就算完了。按理说也应该知足了,才提了不到一年的秘书长,现在又想着往上升了,人的欲望真是无止境的呵。算了,不想了。赵国栋也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好笑。

忽然,国栋发现前方路边上站着一个穿红上衣的女人,没等他看清面孔,车就一闪而过。他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一眼,但感觉有些失态,回过头来用余光看了看小李,小李聚精会神地开着车。路边这个女人有点像小娅,窈窕的身材、亭亭玉立。一想到小娅,赵国栋全身的细胞就活跃起来,这小娅是赵国栋碰到的最可心的一个女人。和她在一起,他真切地体会到了缠绵、心荡神驰这些词的真正含义。这时候,身体赤裸、匀称、性感的小娅的胴体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赵国栋闭着眼睛,畅想着和小娅在一起销魂的时光,下面不听话的“东西”有些蠢蠢欲动。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又震动开了,赵国栋动作有些迟缓,慢慢地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待它响了好一会儿,才按下了接通键,还没等赵国栋说话,电话里传来妹妹国花急促的带哭腔的声音:

“哥,爸让人打了!”

“谁打的,要紧不要紧?”

“我也不知道，反正满脸都是血。”

“你先给你三哥打个电话，赶紧往医院送。”

“我雇了车正在往医院走呢。”

“是谁打的？”

国花没有说话，电话那头隐约传来嘈杂的汽车喇叭声。

“喂，国花，怎么不说话？”赵国栋有些着急。

“是……是大顺。”电话那头国花有些迟疑，但还是把名字说出来了。这回该轮到赵国栋哑然了。怎么会是他？赵国栋脑子里一片混乱，但他马上努力使自己镇静了下来。随后对国花说：“我和医院先打个招呼，你快一点过去吧。”说完挂了电话。国栋想直接给赵院长打个电话，刚拨了一半又觉得不妥，又打到医院的总机然后再转到急诊室，告诉急诊室我是政府办的，有个急诊病人马上就到，让他们准备一下。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一听说政府办的，竟没有问对方是谁，连忙说，没问题，过来吧。打完电话，赵国栋的情绪一落千丈。

二

赵国栋来到医院的时候，已是午饭时间，医院的人很少，浓烈的来苏水味有些刺鼻。来医院的路上老三国才打电话告诉他，医生说头皮被打破了，父亲只是受了点外伤，估计没啥大问题，下午再做个CT。

不大的急诊室挤得满满的，除了一个女护士外，都是自家人；老二国梁和她爱人，老三国才，小妹国花。

父亲仰面躺在床上，脸上绷满了纱布，双眼紧闭着。急诊室除了护士换输液瓶偶尔发出的声音外，静悄悄的。弟兄几个都阴沉着脸，谁也没有说话。等护士出去以后，赵国栋站在床前，

弯下腰轻声地对父亲说：

“爸爸，您没事吧？”

父亲紧闭着双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沉默了一会儿，国栋转脸对国花说：“去给爸爸弄点吃的吧。”国花努了努嘴，赵国栋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塑料饭盒。房间里的气氛有些压抑，赵国栋深深地换了口气：

“你们都没吃饭吧？去吃点儿饭吧。”三个人缓缓地依次出去了，见国花站着未动，国栋说：

“你也去吃点吧。”

“我刚才给爸爸弄饭的时候吃了一点儿。”

“那你去看看他们在哪个饭店，一会儿进来告诉我。”赵国栋支走了妹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问：

“爸爸，您感觉怎么样？”父亲缓缓地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赵国栋现在有些犯难，他不知道下面该怎样问父亲，他最应该问的是：他为什么打您。但作为儿子，他不能问。因为打他的是大顺。看着满脑袋裹着绷带的父亲，他此时心中陡然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对父亲的怨恨？或者是怜悯？很难说清楚。父亲在他幼小的眼中曾是那样的强大，在家庭的地位曾是那样的不可撼动。但是，现在躺在床上的父亲让国栋感觉是那样的枯瘦、弱小、孤独和无助。他知道这种感觉不是现在才有的，只不过这种念头现在放大了，更强烈而已。赵国栋瞬间对父亲又产生了一种仇视的情绪。他知道，作为儿子对父亲产生这样一种情绪是不恭的；但作为一种情绪，他无法阻止。他忽然想到了母亲，柔弱的母亲一辈子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难道这是上天对父亲的报复？父亲的被打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打他父亲的偏偏是大顺。

“哥，你去吃饭吧，二哥他们在大门口南面那个‘家庭饭

店’。”赵国栋不知道妹妹国花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沉思片刻对他父亲说：

“爸爸，您安心休息吧，下午再做个CT。”

“没事，不要做了。”国栋没想到父亲突然说话，并且声音很大，吓了他一跳，国栋有些不解和愕然。

赵国栋一边往大门口的饭店走，一边拿定主意。不能就这样罢休，得给大顺点颜色。撇开大人們的恩怨，你就光看我和你是同龄人的分上，看我们同在一个村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也不应该做出这种无理的事。他在手机里翻查城镇所所长项治安的电话号码，但没有查到。他又把电话打到政府办，让通信员找一下城镇所所长，把电话号码回到他手机上。

进到“家庭饭店”里面，国梁的妻子秀梅和国才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国梁却没有动，仍旧坐在那里。国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本想进来告诉他们一下就走的国栋，坐了下来。微笑着说对秀梅说：“下午没课？”

“有，我和国梁都有课，不过我们可以请假。”秀梅回答说。

“不用了，我看爸爸问题不大，下午就让国才和国花招呼着爸爸做CT吧。晚上让你嫂子过来招呼就行了。就这样，我下午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你吃点饭再走啊！”留着寸头、五大三粗的国才有些着急。

“老大吃过饭了，是吧？”国梁说完阴阳怪气地笑了一下。

国栋兄长般地宽厚地笑了笑：“我吃过饭了。”刚说完话手机又震动开了。

“你好，项所长。是我、是我，对，三点来我办公室一趟吧。”国栋边说边往外面走，边走边用手示意他们继续吃饭，本来国才想送一送大哥，被国梁用手按住了。

“大哥也真够忙的了。”国才嘟囔了一句。

“忙？确实忙！忙得中午饭都顾不上吃。”

“你说他没吃饭，为什么不在这儿吃？不至于吧。”秀梅有些不解。

“信不信？”国梁似笑非笑，“谁不信我和谁打赌。”

“他和我们也客气？噢……明白了，是怕丢人家的身份。”浓眉大眼的国才恍然大悟。

“对，老三，不是客气，咱们老大现在可是公众人物，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国梁刚说完，秀梅吃吃地笑了。

“球，不就是个破秘书长。不吃？活该他饿着。一天到晚装模作样，我就看不惯他这一点，和自家人也打哈哈。你看，过来了，也不和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就又走了。简直不拿人当回事。”老三越说越生气，索性把筷子拍在了桌子上。

“唉，对了。老三这回你算说到点子上了，他还真不拿咱当回事。不过你也别生气，他也不是有意和咱们过不去。这是人家这种‘小政治动物’的一贯作风。”

“喂喂、喂，我说你们哥俩是怎么回事，你老父亲受伤躺在床上，你们两个好像没事似的，还在声讨大哥。怎么，如果你说父亲以后老了，大哥不就是咱家的主心骨，顶梁柱。长兄如父嘛。你们哥俩是吃的哪门子醋。”秀梅漂亮的面孔显得有些义愤填膺，连国梁都没有听出来，是在揶揄老大国栋，还是真的在批评他们两个。不过有一点让秀梅说得差不多，虽不能说是不关痛痒，但觉得并不是什么塌天的大事，他们两个正好和老大的想法有些相左。

吃完饭，国才用自己的“奥迪”车把二哥和二嫂送回了学校。

老三国才这个人，也算是挺有能耐的。没有念多少书，早早地做开了生意。开始倒卖水果，有了点积蓄后，又改做了水产。和几个小弟兄们抱成团儿，几乎垄断了水产市场，成了个小暴发

户。现在又合伙开舞厅、桑拿。一涉入娱乐界，就免不了有些是是非非。国才虽不能说吃喝嫖赌，臭名昭著，但在这个小小的县级市里，也算小有名气。要不是大顺，换了别人打了父亲，这事不够老三摆平的。临下车的时候，有些沉不住气地问了一句：“二哥，这事怎么办呀？”

“没事，你没听见大哥已经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吗？人家政府官员办这事，小菜一碟。”

三

赵国栋回到家的时候不到七点，妻子焦芸菊还没有回来。他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看不上心。顺手拿起茶几上放的一本《藏心术》看了几眼，又把它合上了。按理说国栋的定力还是可以的，下午在办公室照样有条不紊地处理着自己的公务。让人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家里出了事，脸上露着微笑。这是多年来在办公厅跟领导们练就的本领。处变不惊，见惊不乱，这是一个做领导的基本素养。比如中午，他非常看不惯老二那尖酸刻薄、没有一点涵养的德性，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要让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就是比他们强。不管你老二有多少知识，老三有多少钱。比上我，还嫩了一点，不服气不行。但是，现在赵国栋心情有些烦躁，他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步，他在琢磨这项治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电话。

下午快三点的时候，国栋改变了主意，还是去派出所跑一趟。进到所长室，见一个十七八岁穿警服的小伙子在躺椅上睡觉。

“你们所长呢？”

“没上班呢。”小伙子躺着没动，睁开眼看了看又闭上了。

“他家电话是多少?”

“找他有什么事?”小家伙依然没动。

赵国栋有些生气:“我是政府办公厅的,找他有事。”

小伙子一个激灵坐起来,红着脸说:“你等一等。”说完进里间去了。

“呀,大秘书长,我正准备过去。你看,你看,你怎么亲自跑来了?”个子低矮,满脸油光的项治安,手里拿着三张扑克牌从里面跑出来,热情地招呼着:“快到点儿水。”

赵国栋看着他手里拿着三张牌知道他是在打“拖拉机”,便笑着说:“怪不得咱们市里赌博风屡禁不止,原来源头在这呢。”

“你看,你看,玩了一次就让领导您碰着了。”有点谢顶的项所长骨碌着小眼睛调侃着,把领导二字说得很重。

“老同学,你别领导、领导的给我戴高帽子。”赵国栋看着那个小家伙把里间的门碰上出去了,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父亲让人打了,我过来报一下案。”

“要紧不要紧?”项治安一脸严肃地问,不过他预感到打得不轻,要不然赵国栋不会亲自过来的。

“不轻,现在住进医院了。”

“那好,我马上安排出警,先提溜了他再说。”

“哎,你可不要瞎干,一定要依法办案,不要因为咱们的关系特殊意气用事。”

“放心,我你还不放心,我还能执法犯法?”项所长送赵国栋的时候客气地说,“你看这事弄的,你还亲自跑一趟,我本来两点半就计划过去,赢了点儿钱,这几个狗日的就是不让走,不好意思啊。”项治安确实是想两点半过去,当时输得比较惨,想捞两把,结果就耽误了。

送走赵国栋返回办公室的时候,项治安在心里念叨着,你赵